向《告白》重新安排欲望：Rearrangement of desire in the Confessions

1. 告白是一部怎樣的電影？

「告白」非常精彩的點出了當代教育的**邊境**，在正向管教、關懷輔導、友善校園、主動學習之外，那些視角難以定義的教育邊境。看完告白後的各種負面情緒，都直指觀影者對**「良好教育」的想像**，這種想像徹底支配著我們每日的工作，影響著如何和學生互動，決定了我們反省的結果。本次共同備課希望能夠藉由討論這部高度情緒性的電影，聆聽各位同仁關於良好教育的不同想像。

1. 教師的難處

在小說裡，作者指出「露娜希」事件是因為實驗室裡的氰化鉀遭竊所導致，並指出校方危機處理時的侷限，顯示了教育難以立竿見影的特性。或許本質上，教育就是眾聲喧嘩的良心事業，怎麼做都對、也都不對。

* 1. 愛莫能助的困境

中學的理科教學雖然用不著氫化鉀，但T老師說不定有別的考量。儘管有這種東西還是隨便就把鑰匙交出去，或許的確是管理失責。然而像本校雖然沒有氰化鉀，但能殺人的藥品可也不少。化學藥品櫃子的鑰匙放在學生拿不到的地方，但是用金屬棒之類的打破玻璃，還是一樣可以到手。這麼說來教室裡的菜刀呢？連體育館倉庫裡的跳繩也能殺人。我們當老師的原本就算知道學生制服口袋裡有刀，也不能強行沒收。即使那個學生打算用刀傷人，只要說是上下學途中防身用的我們也不能怎樣。跟上面報告也只會說：「嚴重告誡吧。」要到刀子生出事端才終於能沒收，當然那時已經太遲了。於是會被指責：「既然知道學生帶著刀，為什麼不防患於未然？」真正不對的到底是誰？(p26,一,1)

* 1. 熱血是盲目的嗎？
1. 青春期的自我認識

某個時期學業、運動之類的才能會突飛猛進，這算是青春期的特徵。只要去做就會有成果，有了自信就會更加努力。對自己的能力過於自信的也很多。但是就像有名的運動選手也有低潮一樣，才能發揮到一個地步一定會遇到瓶頸。其實從這時開始才是真正勝負的關鍵。會分出：認為到頭來自己只有這種程度，就這樣直線下降的人；就算沒結果也不焦急，繼續努力維持現狀的人；以及，現在正是加把勁的時候，更加努力突破瓶頸往上爬的人。(p34, 一,-4)

被母親拋棄的修哉基於傷痛一定要成為資優生，為此他付出非常多努力，但也造成無禮睥睨其他同學的壞習慣。努力對修哉而言是有用的，但小直就屬於「根本無法努力做到」的第一種類型。

我喜歡作者看待學生能力的觀點，這是真正的解放，讓老師適可而止，別再用努力逼迫所有的學生。也讓家長知道自己小孩的侷限，適當時或許也該讓他另謀出路，別把學業的路走死，走窄了。

但電影最讓我著迷的還是對資優生的深刻理解。修哉的寂寞、疏離感、遺棄感在影片中似乎已不再疼痛，但直到影片最末，跪在地上放聲大哭時，他才像是真正的活著。這最重要的一課是人性、生命、歧視、尊重……等等大哉問，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教師有義務教育學生這些品格，但修哉根本從來不領情的啊。

1. 親師矛盾

小直的母親是個無可救藥的溺愛者，最後死在兒子的刀下。小直殺掉母親的唯一理由是「想被警察抓走」(p83,一,-3)，那時他瀕臨崩潰的原因正是因為他的單純，而單純又是母親唯一引以為傲的優點，某種程度上小直是被自己的單純害死。

單純的相信自己已經感染愛滋，單純相信感染愛滋就是等死，單純相信不該失敗、單純相信自己殺了愛美、單純恐懼自己的罪、單純的愛著媽媽不想讓她失望……說不完的單純啊。

網路世代無論如何都能找到成人不想讓他們知道的一切東西，除非他們從不思考，否則怎能單純？親師矛盾的根源就在這裡，我們總是太單純的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，忽略孩子會變、會說謊、會偷懶、會背叛，當然也會變乖。

這讓我想到教育理論裡常說的「親師合作」，我是壓根兒不相信的，因為當務之急是對小孩越來越複雜卻也越來越全面的理解。這種懷疑論的理解或許是教育愛的開始，真正的愛著一個你絕對是並非完全接受的小孩。

在小說裡愛美的死因是「溺死」，但是森口仍不願翻案，她「想把修哉電死，讓小直淹死。但是就算這樣愛美也回不來了，修哉和小直兩人也無法懺悔自己犯的罪。我希望這兩人知道生命的可貴。我希望他們知道這點，瞭解自己罪孽深重，然後背負著重擔活下去。」(p40, 二, 3)

當然在這齣悲劇裡她的手段觸犯了台灣的愛滋病防治法，但有時候違反法律的教育也不是不常見，比如：課後補習、使用坊間參考書、體罰等等。反倒是礙於法律或通俗輿論或大眾見解的限制，教育者基於其教育關懷而為學生付出的努力往往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那麼，你的教育關懷又是什麼呢？

1. 「變態」學生

BBC中文網這樣總結鄭捷案目前的發展：

雖然鄭捷此前自稱求「速死」，但其義務律師則說法院不應將他草率判死，仍應通過仔細審判，讓他有一個對社會交代的機會，並且檢視其除了被判死刑外是否仍有教化機會。

不難想見法官若判處鄭捷無期徒刑會招來多巨大一面倒的輿論撻伐。告白其實是在講述一樣的故事，不知道各位覺得鄭捷比較像修哉還是小直？這樣的一個人又為什麼如此該死？雖說鄭捷殺人絕不能推給曾經教過他的老師，但身為教育者的我們又是否真的能避免教出這樣的學生呢？

換言之，如果鄭捷在你的班上，你察覺得到嗎？你認為讓變態學生「變得堂堂正正」是你的責任嗎？為什麼？

1. 何謂教育？

《告白》的森口老師終究是一個教育家，理解自己的情感，控制自己的情緒，對學生的觀察入微，並選擇適當機會因材施教，就連復仇都選擇在教育意義的目的之下來進行，我尊敬她理念和行動合一的那種勇氣。

在這齣悲劇裡，讓修哉親手殺了自己的母親是必要的，如此他才真的能懺悔自己犯下的罪刑是如何傷透了森口的心。修哉的問題透露了教育的盲目，除非受教者自願睜開眼，否則任何人都將看不見**無法被教育之處**。在悲劇裡修哉情感上的缺陷已經嚴重到無法忽略的地步，教育者因此遭遇了無法弭補的傷害，暴露出**教育的無力感和暴力的本質**。

如果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向善，那首先必須睜開眼看見自己的惡，否則教育的對象何在？其實我很感謝大直，因為來到這裡讓我深刻體悟到優秀而正常的學生往往不太需要老師，就算需要也不過是引導它走向自願的路而已，老師是誰都差不多。或許，教育者的價值在於看出學生的困境，並至少讓受教者知道自己的缺陷，並提供改善的指引，同時不斷反省教育者所認為的正常？然而，這個過程是疼痛的，但其實做不做一切又似乎都沒有太大的影響？

1. 電影、影評與小說
	* 1. 185電影人：影評【告白】。該作者認為電影的主題是無條件的愛(unconditional love)，也分析了導演中島哲也的敘事風格，相當程度上也與小說作了比較。網址：http://pm185.pixnet.net/blog。取用日期：2014/11/28。
		2. 原著小說

湊佳苗(2009)，丁世佳譯，《告白》，台北：時報出版。